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

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

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别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

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為允景邑等
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
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
後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
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
甄殯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
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

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己與庶孫同為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

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幷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

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網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

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絶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絶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禄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
幷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
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
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
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㫖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
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
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

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為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

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謡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謡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黄裳則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

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從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如此駁禫復焉施又駁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從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没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為

大尤罪其馬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
尚遠而欲速除何怱怱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之何者
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
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
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
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上言於
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
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

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東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駮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

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元以中為間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亦未為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必使工為之

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為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黄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内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

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為怨怨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苫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馬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怨怨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

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

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絶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旣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闕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為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為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冑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

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宮襲哀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為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關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笙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為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為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伐鼛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為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

擊鐘磬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冑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為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

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如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竝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為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

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為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哀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縁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竝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如太妃

之號為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為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

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中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為士或為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令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以朞嚚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為祖服斬者蓋

恐君為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為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為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違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閽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閽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

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為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為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為不備書兩條以杜將来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為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

已妻為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遥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

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猒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哀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

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宜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

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謂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

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為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

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衆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用衮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

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
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
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確有異或竝
證經文而論情别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
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
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
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

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
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
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
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
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
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
令博士一人輕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為庶母

服恭則治重居廬顒則齊期堊室論親則恭顒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竝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為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顒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

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内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晷方融壼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翕虓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

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絶輒準故式立儀如别内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

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
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
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
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内
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朞計
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
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常博士

鄭六議云謹検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年者緦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緦之㫖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愚以為允

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

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

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内猶有餘哀且禮毋有喪服聲之所聞于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别宫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為大遠鼓鍾于宫聲聞于外况在内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簣所以諫晉平公也令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孝静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静

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
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
王固執詔不許乃從㒊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燿兵示武
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
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
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

之陳凡十餘法踸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

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為有賓諸儒皆以為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

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

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

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

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

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

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十一十

小樓輦輞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龍旂旍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輞六左右騑駕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

法駕行幸廵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為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為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騑太皇太

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輈龍首朱輪繡轂緌蓋朱裏龍旂九斿畫雲搽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幰朱裏駕一馬為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斿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斿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𧖴文六斿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

闕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

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

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

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

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闒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

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

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宫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鍾懸以為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為四重列纛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内公在幢内侯在步矟内子在刀楯

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甲者先引王公侯子
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宫僕刺列車
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
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
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
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
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

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輧車雲㩙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

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與后出入閤宫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䮍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輿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晋採諸圖史驗之時事

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

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

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

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

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

書齊王蕭寶寅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

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

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悦起部

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纉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擲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

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晋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

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勤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别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

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於魏晋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

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為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黄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勑制五時朝服甞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為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勑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為帝王服

章方為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勑
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
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
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為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
謂從國子前議為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世宗永平四年且金貂七毦○毦監本訛作毦今改正

高祖太和十九年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季監本訛作季今改正

輿服之制大樓輦駕牛一十○南監本作駕牛十二觀下文小樓輦駕牛十二則知此大樓輦駕牛一十之為訛矣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一百九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舉人臣孫祥鳳

魏書卷一百九

北齊 魏收 撰

志第十四

樂五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鐘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

韎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頀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黄鍾為宮大吕為

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氣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韎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偽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而不令晉平公聞

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曄上書切諫丙强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

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
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
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紫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
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為合
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為驗
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
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
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

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刱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

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

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
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
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
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
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
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
鳳皇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

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為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

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為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

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覽其所請愧感兼懷然

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間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兹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燮理

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入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刱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推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

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别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嵎廓寧宇内兇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實允所寄乃

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

泐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吴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

度徽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内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内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

所造八音之器幷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賛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刋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歴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

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鍾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

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黄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武所以(闕一版)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

房準術成數晒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氂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

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宫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

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林鍾為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疑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

崇乃以中吕猶用林鐘為商黄鐘為徴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黄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内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

内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内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内乗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内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

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宫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宫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

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
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
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
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茍有一毫所得皆
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
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
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
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

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採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樂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録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

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恊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

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薦舉五禮未詳
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
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為之運
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剏古
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
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
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
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

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内難孔殷外敵

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鍾悉畢賊

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勑營造樂器

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

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黄鍾之均實是夷則之

調其餘三廂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

又有姑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宫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

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

深有明證乾䵷之辨恐是歷歲稍逺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

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𤣥微言已絶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鐘之均黄鐘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

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

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㽔賔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為鍾鼓之分磬氏為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宫懸鍾磬各十六懸

塤篪箏筑聲韻區別葢理三德於兹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㣲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黄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絶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

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倩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

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乗時晋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縁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

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廵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

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鎛鐘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圜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遥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

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
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
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
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
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
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
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
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

方各别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没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内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

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予魏名大鈞晉曰

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

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
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
同舊式庶得以光賛鴻功敷揚大業録尚書事長孫稚
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
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别
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為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

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黄鐘終於中吕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輙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謡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樂志叙軒轅拵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吕氏春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是瑜當作隃小一當作十二

磬氏爲磬倨（闕）之法○考工記磬有倨句則此所闕當是一句字也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